

淮海集研究

淮海集考異（下）

（北宋）秦觀

秦寶庭

校 著

綫裝書局

淮海集卷第二十五

淮海集卷第二十五(1)傳說(2)

校

秦觀少游

(1)卷首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馮本、傅校、王國維校為『淮海集卷第二十五』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『淮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』，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作『淮海集卷之二十五』，段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侃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『淮海集卷二十五』，徐培均本作『淮海集箋注卷第二十五』，周本作『秦觀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五』。

(2)副題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虛止閣校、傅校、王國維校為『傳說』(不提行)，段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『傳說』(入二行)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清鈔本、文淵四庫本作『傳說』(入三行)，李本、何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侃本、徐源本作『傳說』(入四行)。馮本無副題。

陳偕傳(1)

偕姓陳氏，淮南廣陵人。家故饒財，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。其後技日以進，家日以微，遂以為業。士大夫既喜其畫，且愛其為人，往往稱之，然非偕之好也。其言曰：『余(2)從事於茲有年矣，凡古今之畫，不見則已，苟有見焉，雖弊(3)縑裂素之餘，未嘗不學。一不可於意，輒復易之。紙筆濡墨，欣然忘勞。蓋是時，余方以畫為事，固其勢不得不然。乃今思之，亦良苦矣。且物之有形，如浮埃聚沫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詣，一興一憤於無窮之中，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，可不惑歟(4)？彼好事者，又從而玩之，至藏於巾笥，目不欲以數閱(5)，可不謂大惑者歟？嘻！今老矣，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，聊復俛仰於其間。至於得失精粗，不復經意也。』又曰：『有學於余者衆矣。余將教之，必使縱心之所動(6)，肆筆之所成，以觀其天(7)。蓋工而不雅者有矣，疎而不俗者有矣，詳略得宜、意氣容與、卓乎遂若無與及者，亦或有焉。余從而告之曰：「其後當然，其後當然。」已而果然。夫畫固技之微者也，其猶若是，又況有貴於畫者哉！』

其子直躬，亦世其學，而所言尤異。嘗曰：『昔宋元君將畫圖(8)，有一史解衣槃礴。元君(9)曰：「是真畫者也。夫解衣槃礴，固個儻之所得、閒暇之所好也。元君乃以為真畫，其意果安在乎？有得於此，然後可與言畫(10)。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(11)，固以異於他史，其亦失元君之意矣。』余聞而異之，又從而思之，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？抑亦得於人者耶？將內雖不充其言，而頗亦有志於是耶？人固未易知，然比夫銜技以夸人、賈能以售汙俗者(12)，相去亦遠矣。古之君子，聞一言中於理，必書之。故漁人之所賦，孺子之所歌，皆得載於前史。矧其有合於(13)道德之要者乎？於是為傳其言，以遺同好，亦時觀之以自釋(14)焉。

校

(1)篇名：各本為『陳偕傳』，永樂大典(卷三千一百四十六)作『宋秦觀淮海集陳偕傳』。

(2)余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為『余』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

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予」。十二、二十五卷本第一葉各行最後二字漫漶。

(3) 雖弊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傅校、王國維校為「雖弊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雖敝」。十二、二十五卷本此字漫漶。

(4) 可不惑歟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可不惑歟」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鴻寶校作「可不謂惑歟」。

(5) 目不欲以數閱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馮本、清鈔本、黃丕烈校、王國維校為「目不欲以數閱」，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且不欲以數閱」。

(6) 所動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李本、馮本、八代文鈔、黃丕烈校、何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傅校、王國維校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所動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徐鴻寶校、文淵四庫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所動」。虛止閣校「疑動」。

(7) 其天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其天」，永樂大典作「其失」。

(8) 將畫圖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傅校、王國維校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將畫圖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時畫圖」。十二、二十五卷本漫漶。

(9) 元君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傅校、王國維校為「羸君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元君」。十二、二十五卷本漫漶。

(10) 可與言畫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為「可與言畫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可以言畫」。

(11) 神定意閑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神定意閑」，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鴻寶校作「神定意閑」。

(12) 汙俗者：謝雪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

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汙俗者」，乾道本、黃瓚本、馮本誤作「汙俗者」。

(13) 有合於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有合於」。

徐培均本《淮海集箋注》校「原脫「有」字，據張本、胡本等補」。秦案：乾道本未脫「有」字。

(14) 自釋：乾道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自釋」，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永樂大典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自擇」。

眇倡傳

吳倡(1)有眇一目者，貧不能自贍，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。或止之曰：「倡而眇，何往而不窮？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，美眇(2)巧笑，雪肌而漆髮，曳珠玉，服阿錫(3)，妙彈吹，籍於有司者，以千萬計。使若具兩目(4)，猶恐(5)往而不售，況眇一焉，其瘠於溝中必矣。」倡曰：「固所聞也。然諺有之：「一心相憐，馬首圓。」以京師之大，是豈知無我儼者？」遂行，抵梁，舍於濱河逆旅。居一月，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，見而悅之，為解鞍，留飲燕，終日而去。明日復來。因大嬖，取置別第中，謝絕姻黨，身執爨以奉之。倡飯，少年亦飯；倡疾不食，少年亦不食。囁嚅伺候，曲得其意，唯恐或不當也。有書生嘲之曰：「問者缺然不見，意有奇遇，乃從相矢者(6)處乎？」少年忿曰：「自余得若人，還視世之女子，無不餘一目者。夫佳目得一足矣，又奚以多為(7)？」贊曰(8)：「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，其門下二百人，常通鞭之，取痂以給膳。夫意之所蔽，以惡為美者多矣，何特眇倡之事哉。」《傳》曰：「播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。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。

校

(1) 吳倡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王國維校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吳倡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黃丕烈校、虛止閣校、韓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美倡」。

(2) 美眇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王國維校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美眇」，四庫薈要本、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作「美盼」。

(3) 阿錫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阿錫」，何本作「阿錫」。徐鴻寶校「錫音昔。阿錫二字出子虛賦。」

秦案：阿錫亦作阿錫，指精緻的絲織品和細布。《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》有「於是鄭女曼姬，被阿錫，揄紵縞。」李善注「錫與錫古字通。」

(4)兩目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徐鴻寶校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校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兩目」，何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誤作「河可」。

(5)猶恐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徐鴻寶校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校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猶恐」，何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誤作「措恐」。

(6)相矢者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黃丕烈校、盧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相矢者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相天者」。

(7)又奚以多為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又奚以多為」，馮本作「□奚以多為」，文津四庫本作「又奚以多為哉」。

(8)贊曰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為「□贊曰(前空一格)」，黃瓚本(北圖10302本、107902本、CBMT本、南圖111171本、臺北中央圖書館102906本、日本內閣文庫315-74本、北京大學764本、上海圖書館864914-2本)為「■贊曰(前一格為墨釘)」，馮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周本作「贊曰(不空格、不提行)」。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培均本作「贊曰(提行)」。傳校「贊直接上空一字。」

魏景傳

魏景，字同叟。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。身長六尺(1)，骨如削石，瞳子碧色有光。嘗賣繒於市，遇華山元翁，從授鍊丹、鑄劍、長生之術。

元翁名碧大，其師曰劉海蟾，海蟾之師曰呂洞賓，洞賓之師曰鍾離權。自權至景，凡五世矣。景問元翁曰：「余欲兼忘(2)，其方奈何？」翁曰：「執汝身，守汝一，謹而勿失。」景曰：「執害通，守害變，則如之何？」翁曰：「不然，子以為構(3)中天之臺者，土木未考，則能無經乎？適千里之國者，車馬未館，則能無行乎？故將欲通之，必固執之；將欲變之，必固守之。此其理也。」於是景以為然，乃述碧天之意，著書萬餘言，論神仙事，號太冲子云。太冲子曰：「道者，盜也；釋者，識也。盜天地陰陽之機，謂之道；識萬物之理，謂之釋。甚矣人心之神也，雖造化亦無加焉。今天地之生物，煦之以陽，肅之以陰，然後乃成。人心則不然，一舉而物已生矣。故天生萬物，地生萬物，人心生萬物。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，陰中生陽，陽中生陰，非陽不能養陽，非陰不能養陰。故修陽法者，去陰以純其陽；修陰法者，去陽以純其陰。陽用其精，陰假諸物，此陰陽之法也。水之性潤下，火之性炎上。衆人離上(4)而坎下，故不交；真人坎上而離下，故交。炁，真炁也；氣，穀氣也。真人，真炁純(5)；衆人，穀氣雜。神仙之道，有中立無，無中立有。死而不亡者，至矣；一身而形二者，次矣；不死不亡，一身而形不二者，又其次也。其大略如此。」同叟穎脫彊記，得於自然。凡陰陽、醫藥、鍛鍊之技，無所不精，而能諱其術，所以世莫知焉。頗解屬文，亦工於詩。其贈元翁篇云：「幽斷青松骨，鍊盡江月心。」佳句多此類也。嗚呼！自大道隱，學者各師異習，眇得(6)其本真。於是趨滅(7)而不知

生者，為佛氏之緣覺；趨生(8)而不知滅者，為道家之神仙。二者不同，其蔽一也。然比夫生而行，死而伏，冥然日用而不知者，固有間矣。如同叟者，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籬，亦葛稚川(9)之流乎？余素與之友善，別之且六年矣。既思其人而不可見，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，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。乃撰次行義，并擇其言之雅者，書而記之，聊以致余之意云。

校

(1)六尺：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位育齋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六尺」，乾道本作「六赤」。

(2)兼忘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黃丕烈校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兼忘」，黃瓚本、馮本、清鈔本作「兼志」。

(3)構：乾道本為「御名」，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馮本作「構」(缺筆)，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「構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作「構」。周本作「口(御名)」。

(4)離上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閩刊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傅校、王國維校、四部備要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離上」，黃瓚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何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離上」。

(5)真烝純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馮本(純字漫漶)、虛止閣校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真烝純」，李本、段本、何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真烝純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無烝純」。

(6)鈔得：乾道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鈔得」，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鮮得」。

(7)趨滅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何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趨滅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清鈔本、文淵四庫本、林紓選評本、王國維校作「趨滅」。

(8)趨生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李本、段本、何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趨生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胡本、清鈔本、文淵四庫本、林紓選評本、王國維校作「趨生」。馮本作「趨生」。

(9)葛稚川：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位育齋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「葛稚川」。乾道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縉本、周本誤作「葛稚川」。

汝水漲溢說

汝南風物甚美，但入夏以來，水潦為患。異時道路，化為陂浸⁽¹⁾。汝水漲溢，城堞危險，濕氣重蒸，殆與吳越間不異。郡人歲歲如此⁽²⁾。《漢書》稱汝南有鴻隙陂，翟方進為相，始奏罷之。郡人怨甚，切⁽³⁾意鴻隙陂者，非特為灌溉之利，蓼芡蒲魚之饒，實一郡瀦水處也。大陂既廢，水無歸宿，則自然散漫為害。又《水經》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，枝左別出一枝，又屈而東轉南，會汝，形如垂瓠，故號懸瓠城。今汝水故道已亡，惟存別枝，水潦暴降，則有泛溢之患，亦其勢然也。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，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⁽⁴⁾。事迹甚多，欲為作記⁽⁵⁾，無文字檢耳。

校

(1)陂浸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丕烈校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陂浸」，黃瓚本、閻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陂波」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徐鴻寶校作「陂池」。

(2)歲歲如此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閻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歲歲如此」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鴻寶校改作「歲歲患此」。

(3)切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閻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、周本為「切」，馮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培均本作「竊」。

(4)沈江道柏之國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閻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沈江道柏之國」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鴻寶校作「沈江道柏國」。

(5)欲為作記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丕烈校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欲為作記」，黃瓚本、閻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暇為作記」。

心說(1)

心本無說，說之非心也。雖本無說，而不得不有說。默而神之，與道全之；說而明之，與道散之。其全為體，即體而有用；其散為用⁽²⁾，即用而有體。體用並游於不窮，而俱止於無所極者，其唯心而已矣。而世之君子，迷已於物，沉真於偽，而莫之見焉。此心說之所以作也。目無外視，耳無外聽，遺物忘形，在我而已，此其心歟？曰：非也。心不在我，然則目無內視，耳無內聽，馳神⁽³⁾游精，在物而已，此其心歟？曰：非也。心不在物，然則物之有色，我因視焉；物之有聲，我因聽焉。來則御之，去則將之，彼是兩忘，在物我之間而已矣，此其心歟？曰：非也。心不在物我之間，然則心無所在⁽⁴⁾乎？曰：惡得而無在也。雖不在我，未始離我；雖不在物，未始離物；雖不在物我之間，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，此心之真在也。譬如虛空焉。虛空者，即之不親，遠之不踈，萬物方有，則與之有；萬物方無，則與之無⁽⁵⁾。俛仰消息，

唯萬物之與俱。夫虛空之於心，猶一星(6)之於天，而一塵之於地也。及其至猶若是，又況於(7)心乎哉！是故，即心無物謂之性，即心有物謂之情，心有所感謂之意，心有所之謂之志。意有所歸謂之思；志有所致謂之慮。故合精以止(8)謂之魄，配神以行謂之魂，與神為一謂之精，不離於精謂之神。此十者，入則一，出則不一。出入無常要，皆以心為主尔(9)。不得乎主，未有得乎臣者也。是以古之通乎此，則(10)動為一氣，靜為二儀。動靜有萬物，鼓舞有死生。若然者，陰可以開，陽可以闔，天地可以倒置，日月可以逆行。上焉造物者不得臣，下焉外形體，忘始終者不得友，而況富貴之儻來，死生之小變乎？其不能累也亦明矣。彼世之君子則不然，知其曲不知其通，安於近而迷於遠。有見於外者，則求心於物(11)；有見於內者，則求心於我。又其甚，則蔽形而忘其神。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曾臆(12)之間，外此則物而已矣。嗚呼！其亦不智(13)也哉。有人於此，棄邑而取宮，棄堂而取室，世必以為不智人矣。是何也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。心之形非特官與室之微，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，而所取者如此，而所棄者如彼，豈不惑哉？一人惑之，一國笑之；一國惑之，天下笑之；天下盡惑，孰笑之哉？悲夫！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。由此觀之，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，其次無心，其次虛心，其次有心。有心者累物，衆人之事也；虛心者遺實，賢人之事也；無心者忘有，聖人之事也。見心之真在，而無所取捨者，死生不得與之變，神人之事也。嗚呼！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。

校

(1) 篇名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心說」。

永樂大典(卷七千七百五十六)為《宋秦觀心說》，只有「目無外視，耳無外聽，遺物忘形，在我而已。」四句。

(2) 其散為用：乾道本、周本為「其散而有用」，謝雪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「其散為用」。

(3) 馳神：乾道本為「神」，謝雪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「馳神」。

(4) 心無所在：乾道本為「心所在」，謝雪本、位育齋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徐鴻寶校、王敬之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心無所在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心無所不在」。傅校作「心無雙行」。秦案：从上下文意，「心無所在」較妥。

(5) 則與之無：乾道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則與之無」，謝雪本、位育齋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傅校作「則口之無」。

(6) 一星：乾道本、謝雪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徐鴻寶校、文淵四庫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一星」，李本、何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作「一心」。

(7)又況於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王國維校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為「又況於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周本作「又況於」。

(8)合精以止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傅校、王國維校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合精以止」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誤作「合精之止」。

(9)以心為主尔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為「以心為主尔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傅校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以心為主尔」，淮海先生文粹作「以心為主耳」。

(10)則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則」，王敬之本、林紓選評本作「者」。

(11)求心於物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求心於物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馮本、清鈔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心於物」。

(12)智臆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王國維校為「智臆」，黃瓚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胸臆」，閩刊本、張綬本作「胸臆」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誤作「匈臆」。

(13)不智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淮海先生文粹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林紓選評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不智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不知」。

二侯說

閩有侯白，善陰中人以數，鄉里甚憎而畏之，莫敢與較。一日，遇女子侯黑於路，據井傍，佯若有所失。白怪而問焉，黑曰：「不幸墮珥於井，其直白金，有能取之，當分半以謝。夫子獨無意乎？」白良久計曰：「彼女子亡珥，得珥固可給而勿與。」因許之，脫衣井旁，緹而下。黑度白已至水，則盡取其衣亟去，莫知所塗。故今閩人呼相賣曰：「我已侯白，伊更侯黑。」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，適相遭而角其技，勢固不得不然；於其所親戚游舊，未必尔也(1)。而今世薦紳之士，閒居(2)負道德，矜仁義，羞漢唐而不談，真若無徇於世者。一旦爵位顯於朝，名聲彰于時，稍迫利害，則釋易而趨險，叛友而誣親，擠人而售己，更相伺候。若奕暴然，唯恐計謀之不工(3)，僥倖一切之勝，而曾白黑之不若者，武相仍袂相屬也。則二侯之事，亦何所怪哉！

校

(1) 未必尔也：乾道本、謝寧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傅校為「未必尔也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未必爾也」。

(2) 閒居：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閒居」。

(3) 計謀之不二：乾道本、謝寧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馮本為「計謀之不二」，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八代文鈔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誤作「計謀之不二」。

十二經相合義說

《易》曰：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水流濕，火就燥。雲從龍，風從虎。」嘗以謂知《易》之說，則十二經相合，或以相生，或以相剋者，固理之自然(1)，而無所可疑之矣。何以知其然耶？《經》曰：「南方生熱，熱生火；北方(2)生寒，寒生水，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；中央生濕，濕生土。」是則水者寒之形，濕者土之氣。夫水之於土，妻道也，故水流濕。火者熱之形，燥者金之氣。火之於金，夫道也，故火就燥。或以陰求陽，或以陽求陰也。管輅(3)曰：「龍者陽精，而居於淵，故能興雲；虎者陰精，而居於山，故能運風。」是則龍陽中之陰也，惟陽中之陰，為能召陰中之陽，故雲從龍。虎陰中之陽也，惟陰中之陽，為能致陽中之陰，故風從虎。夫陰陽之道，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，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。同異雖殊，於其相感，一也。十二之經(4)相合，亦何異於是哉。《經》曰：「少陽之上。火氣治之，中見厥陰。」又曰：「厥陰之上，風氣治之，中見少陽。」厥陰，風木也，位東方；少陽，相火也，位南方。火與木相生，故厥陰與少陽合，而肝膽、三焦、命門所以相為表裏也。《經》曰：「陽明之上，燥氣治之，中見太陰。」又曰：「太陰之上，濕氣治之，中見陽明。」太陰，濕土也，位中央；陽明，燥金也，位西方。土與金相生，故陽明與太陰合，而脾胃、肺與大腸，所以相為表裏也。《經》曰：「太陽之上，寒氣治之，中見少陰。」又曰：「少陰之上，熱氣治之，中見太陽。」少陰，君火也，位南方；太陽，寒水也，位北方。水與火相配，故太陽與少陰合，而心與小腸、腎與膀胱，所以相為表裏也。蓋木位東方，則陽之中也；金位西方，則陰之中也；土位中央，則陰陽之中也；水位北方，則陰之正也；火位南方，則陽之正也。凡陰陽中則和，和則相生，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。陰陽正則相配，故水火以相配。而合相生而合者，所謂同類而相感也；相配而合者，所謂異類而相感也。故《經》曰：「水火者，陰陽之徵兆(5)；金木者，生成之始終。」蓋水火者，日之與月，坎之與離，而男之與女也，萬物之所以有也。金木者，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。於徵兆(6)則以相配言之，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，亦其理也。又水火譬之，則夫婦也；金木火土譬之，則父子也。夫婦以異而相合，父子以同而相合。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；有水火，然後有金木。四者具然後有土，同類雖殊，其合一也。嗚呼！陰陽之為道，博而要，小而大。數之可十者，推之可百；數之可千者，推之可萬。萬之大，不可勝也，然其要一也。故遠之於天地，近之於父子之間，又其悉也。至於言笑飲食，莫不具而有焉。苟直而推之，曲而求之，則何所而不得也。雖然，今之所謂學醫者，惡足以語此哉。

校

- (1) 固理之自然：各本為「固理之自然」，徐培均作「因理之自然」。
- (2) 北方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俚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北方」，閩刊本、張綬本誤作「比方」。
- (3) 管輅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徐鴻寶校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俚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管輅」，李本、何本、徐源本誤作「管輅」。
- (4) 十二之經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徐鴻寶校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十二之經」，何本、孫俚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作「十二經之」。

(5) 陰陽之徵兆：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徵字缺筆。

(6) 於徵兆：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徵字缺筆。

淮海集卷第二十五(1)

校

- (1) 卷末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十二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馮本、王國維校、傳校為「淮海集卷第二十五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淮海先生文集卷二十五終」，張綬本、胡本作「淮海集卷之二十五」，李本、何本、孫俚本、徐源本作「淮海集卷之二十五終」，段本作「卷二十五終」，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作「淮海集卷二十五」，秦氏家塾本作「淮海集卷二十五終」。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無卷末。
- 黃丕烈校「自十二至二十五卷偶得宋本殘帙，藏帙中久矣。茲收此舊鈔，出為對勘，用墨筆識之。惜缺頁連篇，仍多漏略。堯夫。」
- 傳校「壬戌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微雪初霽，園林清趣盎然，列案紅梅怒發。涉筆遂竟數卷。」

淮海集卷第二十六

淮海集卷第二十六(1)表(2)

校

秦觀 少游

(1)卷首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馮本、傅校、王國維校為「淮海集卷第二十六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淮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」，張縝本、胡本、李本、何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作「淮海集卷之二十六」，段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淮海集卷二十六」，徐培均本作「淮海集箋注卷第二十六」，周本作「秦觀集編年校注卷二十六」。

(2)副題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虛止閣校、傅校、王國維校為「表」(不提行)，李本、段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「表」(入二行)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縝本、胡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作「表」(入三行)，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作「表」(入四行)。馮本無副題。

代賀坤成節表(1)

竊以聖誕當期(2)，嚴秋在序，協氣蟠乎穹壤，頌聲溢於華戎。中賀(3)。伏惟太皇太后陛下，德並神明，功參覆載。斷鼉立極，追配於媯皇；用楫濟川，責成(4)於傳說。忠謀入而姦黨(5)破，弊事革(6)而嘉應來。巍乎在唐虞之間，卓然出馬鄧之右。嘉辰既屬，率土交歡。臣猥緣肺腑之親，叨分符竹之寄。前瞻觀闕，阻奉萬年之觴；遠託(7)封章，庶比千秋之鑑。

校

(1)篇名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縝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代賀坤成節表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賀坤成節表」。

(2)聖誕當期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縝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聖誕當期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聖誕當朝」。

(3)中賀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縝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為「中賀」(小字雙行)，播芳大全文粹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中賀」(小字單行)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無「中賀」。

(4)責成：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位育齋本、播芳大全文粹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縝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責成」，乾道本作「責成」。

(5)姦黨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縝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傅校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姦黨」，播芳大全文粹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作「奸黨」。

(6)弊事革：各本為「弊事革」，王敬之本「弊」字為空格。

(7)遠託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遠託」，播芳大全文粹、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作「退託」。

代賀興龍節表(1)

大呂飛灰，爰屬星迴之序；靈樞繞電，寔當聖誕之期。凡屬生成，所同抃蹈。中賀(2)。恭惟皇帝陛下，裁成天地，參並神明。以言乎道，則持盈(3)而守成(4)；以言乎時(5)，則重熙(6)而累洽。昭哉嗣服，續六聖之洪休；大矣孝熙，備三官之至養。清風發而羣陰伏，元首明而庶事康(7)。令節載逢，鴻儀斯舉。加籩折俎，初嘗露酌(8)之醇；擊石彈絲，始奏鈞天之妙。可謂一時之嘉會，故得四海之歡心。臣猥以葭享(9)，廁於藩翰，十章獻鑒(10)，空懷唐相之誠，萬壽稱觴，莫預漢庭之列(11)。

校

(1)篇名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代賀興龍節表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賀興龍節表」。

(2)中賀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傅校、國學叢書本為「中賀」(小字雙行)，播芳大全文粹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中賀」(小字單行)，王敬之本、四部備要本無「中賀」。

(3)持盈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播芳大全文粹、黃瓚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持盈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繞盈」。

(4)守成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播芳大全文粹、黃瓚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守成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寧臨」。

(5)以言乎時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播芳大全文粹、黃瓚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以言乎時」，閩刊本、清鈔本作「以言一時」。

(6)重熙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重熙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重思」。

(7)庶事康：各本為「庶事康」，文淵四庫本作「庶士康」。

(8)露酌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露酌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玉露」。

(9)葭享：乾道本、謝零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虛止閣校為「葭享」，播芳大全文粹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會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作「葭享」，張綬本、胡本作「葭」。

享」。

(10) 十章獻鑒：各本為「十章獻鑒」，國學叢書本作「十章獻鑒」。

(11) 漢庭之列：乾道本、謝雱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虛止閣校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漢庭之列」，閩刊本作「漢庭之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漢庭之休」，清鈔本作「漢庭之」。

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

臣某言，伏審今月某日，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，繼繼鴻休，亘華夷而共慶，昭明鉅禮，極天壤以均歡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恭以太皇太后陛下，鍾睿知之姿⁽¹⁾，御休明之運。以至仁而子養萬國，以盛德而母儀三朝⁽²⁾。造舟為梁，始作文王之合；斷鼈立極，終成媯氏之功。忠邪辨而和氣通，威惠行而頌聲作。既增光於聖統，宜受禮於神孫⁽³⁾。典章載崇，寰海交抃。臣猥被藩宣之寄，叨居肺腑之親。不獲隨例，稱慶闕庭，無任踴躍歡欣之至。謹具表陳賀以聞。

校

(1) 鍾睿知之姿：乾道本、謝雱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馮本、周本為「鍾睿知之姿」，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作「鍾睿知之資」。

(2) 母儀三朝：乾道本、謝雱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母儀三朝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作「母儀三朝」。

(3) 宜受禮於神孫：乾道本、謝雱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馮本、王敬之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宜受禮於神孫」，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作「室受禮於神孫」。

代賀皇太后受冊表⁽¹⁾

臣某言，伏審今月某日，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⁽²⁾，稽酌天人，備嚴典禮。孝治既先於宮闈，歡心自得於寰區。中賀⁽³⁾。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，英能天縱。自長門而登長樂，法度無違；以太任⁽⁴⁾而事太姜，晨昏不懈。至於弼成先帝之治，保佑聖子之功，幽通神明，顯被動植。施之大者報必厚，實之富者名必隆。位號既昭，華夷增抃⁽⁵⁾。臣謬通屬籍，叨假郡章，不獲隨例⁽⁶⁾，稱慶闕庭，無任踴躍歡欣之至⁽⁷⁾。

校

(1) 篇名：乾道本、謝雱本、二十一、二十九卷本、黃瓚本、閩刊本、張綬本、胡本、李本、馮本、段本、清鈔本、何本、文淵四庫本、四庫薈要本、文津四庫本、孫侶本、徐源本、王敬之本、秦氏家塾本、四部備要本、國學叢書本、徐培均本、周本為「代賀皇太后受冊表」，播芳大全文粹作「賀皇太后受冊」。

(2) 臣某言，伏審今月某日，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：播芳大全文粹無此三句。